

# 三 | 大 | 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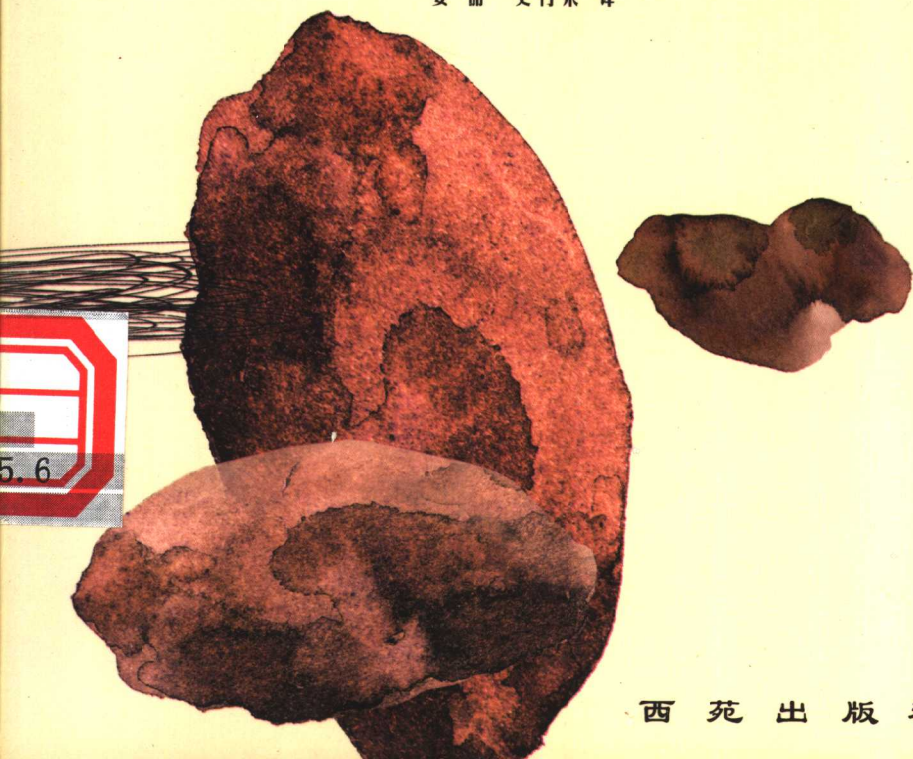
巴尔扎克

狄更斯

陀斯妥耶夫斯基

斯蒂芬·茨威格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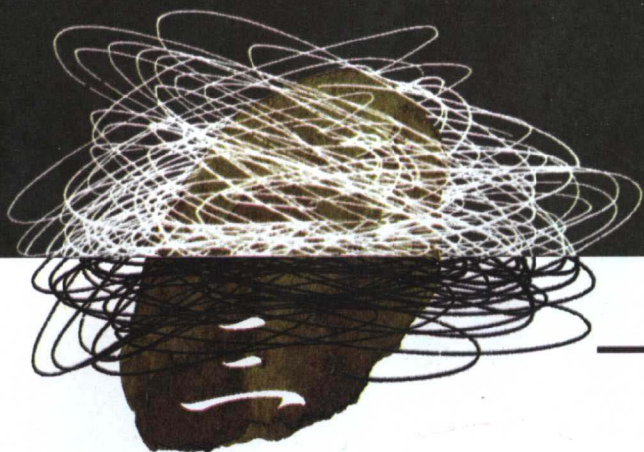
姜丽 史行果 译



西苑出版社

斯蒂芬·茨威格 著

姜丽史行果译



大师

西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奥地利)茨威格  
著;姜丽、史行果译. —北京:西苑出版社,1998.1

ISBN 7-80108-105-6

I. 三… II. ①茨…②姜…③史… III. ①巴尔扎克—评传②  
狄更斯—评传③陀斯妥耶夫斯基—评传 IV. K8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9179 号

责编:杨松岩

美编:海鹰

### 西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7号 1000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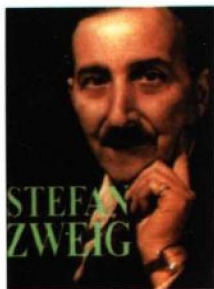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112千字 印数:3000册

定价:10.00元



## 斯蒂芬·茨威格

奥地利著名文学

家、

人物

传记作

家，以文

字华丽、思想性见长，其作品在我国拥有较多的读者。作家本人因不满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法西斯势力横行，于1942年自杀。

茨威格除了在文学上的成就，其人物传记也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颂扬人类伟大的精神魅力，文字优美流畅，思想性与欣赏性兼备。

## 斯蒂芬·茨威格 人物传记系列

### 《自画像》

叙述作家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的生活，描绘了他们的书与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探讨了作家生活与其作品之间的水乳交融关系。

### 《与魔鬼作斗争》

论述了三个患精神病的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的生活历程，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精神导师的倾向。在生活中，总是从精神上苛求自己，追求人类精神自由、完美的颠峰状态。

### 《精神疗法》

论述发明催眠术的奥地利医生梅斯梅尔、基督教科学创始人玛丽·贝克尔-埃迪和精神病学者弗洛伊德的生涯，他们以科学的态度来揭示人类精神的奥秘的丰富性，他们的工作打开了人类关照自我的一面面窗户。

### 《三大师》

本书描写了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生涯，主要通过他们的作品反映这三位作家怎样以大师的架构和笔法描写其时代千姿百态的社会和人生。



巴尔扎克

狄更斯

陀斯妥耶夫斯基

## 引 言

尽管这三篇关于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试作是我在十年时间里陆续写成的，但将这三部作品编成一册书，却绝非偶然。这三位作家都是十九世纪伟大的，依我之见则是无与伦比的小说家。他们正是通过各自迥然不同的个性互为补充，或许还从而赋予了小说家（以叙事手法塑造世界的人）这一概念一个明确的形式。鉴于这一考虑，在写作他们的传记时，我便始终有意识地将他们塑造为这样一种典型。

在这里，当我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称为十九世纪无与伦比的伟大小说家，使之名列众多作家之首时，我是忽视了歌德、高特弗里德·凯勒、司汤达、福楼拜、维克多·雨果等人的若干伟大作品，另外还有一些作家的某一部小说也常常远远超过了，特别是超过了巴尔扎克和狄更斯那些远离世事的作品。这样，我就有必要明确说明一下写小说的和小说家的区别了。在我心中这一区别是不可动摇的。小说家从最高的意义上来说只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天才，知识广博的艺术家，他——作品的广度和丰富的人物形象可以为证——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宇宙，用自己的典型人物，自己的重力法则和自己的一座星空在尘

世之外又建立了一个世界。他的本性深深地浸入了每个人物、每个事件之中，于是这些人物和事件就不仅仅于他来说是典型的了。对我们来说它们也同样鲜明、感人，这就常常诱使我们用他们来命名人物和事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概会这样谈论人：一个巴尔扎克式的人物，一个狄更斯笔下的形象，一个陀氏的性情中人。这些艺术家中的每一位都始终如一地通过大量的人物形象描绘着一种人生法则，一种人生信条，而这些统一的法则和信条则通过他们成了世界的一种新形式。因此在本书中我的主要目的便是尽力展示这种最内在的规律，展示那些暗含于整体之中德人物群体。由此本书还可以有这样一个没有写出的副标题：小说家的心理学。

这三位小说家中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领域。巴尔扎克的是一个社会的世界，狄更斯的是一个家庭的世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则是一个个人与宇宙的世界。通过对这些领域进行比较便可发现他们的区别，但从未有人用价值判断来解释这些区别，或者以自己的好恶来强调一位艺术家的民族性因素。每一个伟大的创造者都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以自己的尺度包容着自己的界限和重量；在一部作品之中只有比重，没有公平秤上的那种绝对重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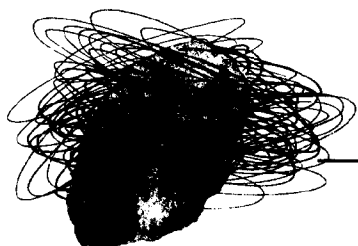
读这三篇文章要先了解他们的作品：这些文章不是入门简介，而是升华、沉淀和提炼。因为高度的凝练，所以每篇文章便只能写出我自认为重要的东西；令我最遗憾的是，迫于需要我没有用足够长的篇幅来写陀斯妥耶夫斯基，因为他的分量就像歌德一样，即便是最宽广的形式也无法将它包容。



我是多么想在这几个伟大形象(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俄国人)之侧添列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德语小说家的形象,一个在那种高度的意义上——我认为小说家就含有这层意义——以叙事手法塑造世界的人。但无论在现在还是在过去我都没有找出一个那种一流作家。也许本书的意义便在于,为未来呼唤一位这样的作家,并向遥远的他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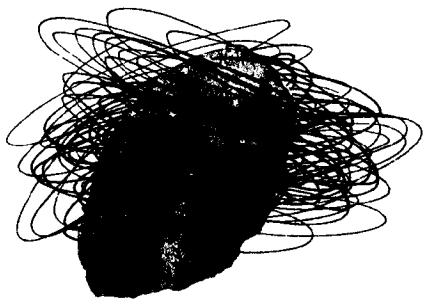
萨尔茨堡 1919年

# 三大师



引言	1
<b>巴尔扎克</b>	1
<b>狄更斯</b>	35
<b>陀斯妥耶夫斯基</b>	65
面容	70
生命的悲剧	72
命运的意义	86
人物	100
现实主义与荒诞离奇	116
建筑与激情	131
跨越界限之人	142
信仰的痛苦	153
胜利的一天	166

1



# 巴尔扎克

我的市民小说

比你们的悲剧更富于悲剧性。

—— 巴尔扎克

三大师



1799年，巴尔扎克诞生在拉伯雷的故乡——快乐而殷实的都兰地区。时值1799年六月，这是一个值得反复强调的日期。拿破仑——已被他的行动搅得大为不安的人们仍称他波拿巴——在这一年里从埃及返回故里。半是胜利者，半是逃亡者。异国的星空和巨石垒成的金字塔都曾目睹他勇猛的搏击。但随后他就倦于坚韧不拔地完成他出色地开始的大业了。于是他便乘着一艘小船从纳尔逊埋伏的武装帆船间溜了过来。到达后几天他就召集起一小撮追随者，镇压了进行反抗的国民会议，一举夺过了法兰西的统治权。1799，巴尔扎克的诞生之年，便是帝国的开端。新世纪里再也没有那个小个子将军了，再也没有那个科西嘉的冒险者了，有的只是拿破仑，法兰西的皇帝。以后又经历了十年，十五年——巴尔扎克的少年时代——贪慕权欲的手已揽住了半个欧洲；而他那野心勃勃的梦却已经把鹰翅伸展到了从东方到西方的整个世界。初涉人世的十六年和帝国的十六年正好重合——这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时代——这对一个深切地体验了这一时代的人，对一个巴尔扎克来说不会是毫无所谓的。因为早年的经历和命运本来不就是同一事物的内、外两面吗？一个人，随便的一个人从蔚蓝的地中海中的某个小岛上来了，来到了巴黎，没有朋友，也没有生意，没有名誉，也没有地位，粗暴地

一把抓住那里正无人驾驭的权力，拨将过来，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中；某个人，一个单枪匹马的人，一个陌生人，赤手空拳就得到了巴黎，然后是法国，然后是整个世界——世界历史的这种冒险者心态不是通过黑色的字母传达给他的，不是出自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或冒险故事，而是彩色的。它通过他每一个充满渴望地开启着的感官渗入了他本人的生活，以千万个五彩缤纷的真实记忆充实起他尚为空白的内心世界。这些经历肯定会成为榜样。巴尔扎克，这个少年也许就是通过那些骄傲而生硬的，以几近罗马式的激情讲述远方的胜利的布告学会识字的。孩子的手指或许会笨拙地在地图上划过。在地图上，法国随着拿破仑的士兵的行进像一条泛滥的河一样渐渐溢向了整个欧洲，今天越过色尼峰，明天横穿内华达山脉，又越过一条条河流伸向德国，越过皑皑白雪奔向俄国，越过直布罗陀前的海域。在那里，英国人用燃烧着的炮弹将浅水舰队变成一片火海。或许白天士兵们在街上和他玩耍过。那些士兵的脸上都有哥萨克人用剑柄打下的印迹。晚上他可能常常被大炮的隆隆滚动唤醒。这些炮都要被拉到奥地利，去炸烂奥斯特利茨附近俄罗斯骑兵脚下的冰层。他青年时代的所有渴望似乎都融入了这个令人鼓舞的名字，融入了这种思想，融入了这种观念：拿破仑。在这座自巴黎伸向世界的大花园前耸起了一座凯旋门，上面刻着半个世界被征服的城市的名字。而当外国军队通过这骄傲的拱门闯入时，那种一统天下的感觉就会变成怎样的失望啊：外面的一切，在风云四起的世界里发生的一切都成了他内心的经历。他早早就经历了价值的巨大转变，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他亲眼看到被共和国印章担保

了一百或一千法郎价值的指券\*象废纸一样在风中飘舞。在他手中流过的钱币上时而是断头王肥胖的侧影,时而是自由的雅各宾式便帽,时而是执政官的罗马人面孔,时而是身着帝装的拿破仑。道德、金钱、国家、法律、等级,一切千百年来一直被拦蓄于坚固界限中的东西,一下子都渗到了地下或溢出了堤坝。在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他一定很早就意识到了所有价值的相对性。他周围的世界就是一个漩涡。当眩晕的目光希图看清全局,找寻一个象征,一个悬于澎湃巨浪之上的星座时,它便会发现,在这事件的起伏中永存的只有那个他,一个人,一个发挥着影响的人。这千百次的震惊和激动全都来源于他。巴尔扎克亲眼见过那个他,拿破仑本人。他看到了骑着马行进在游行队伍中的他和他意志的宠儿,雇佣军队长吕斯堂;约瑟夫,他将西班牙送给了他;米拉,他使之拥有了西西里岛;和那个背叛者贝纳多特;以及所有他封王封邑的人,那些被他从过去的微不足道托举到他现在的光芒中的人。就在那一瞬间,一个形象鲜明生动地跃入了他的视网膜。它比历史上所有的榜样都更伟大:他看到了伟大的世界征服者!对一个孩子来说,看到一个世界征服者不就会也希望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吗?在这一刻,还有两个世界征服者在另外两个地方生活着。在柯尼斯堡,一个人正将世界的混乱化为清晰”;在魏玛,一位诗人拥有

---

\* 指券:1789—1797年流通于法国的一种有国家财产为担保的证券,后当作通货使用。

\*\* 指哲学家康德。



了整个世界，毫不逊于统领众军的拿破仑\*。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对巴尔扎克来说都还是无法感觉的远方。最初正是拿破仑的榜样致使他产生了这种永远只求全部，不要部分的欲望，产生了贪求整个世界的狂热野心。

这巨大的世界意志并未立刻就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最初巴尔扎克没有任何职业。如果他早生两年，十八岁的他就会进入拿破仑的军队中，也许会冒着英军的霰弹进攻那些高地呢；但世界历史不喜欢重复。继拿破仑时代的暴风骤雨之后是温暖、柔和、令人倦怠的夏日。在路易十八时代，宝剑成了装饰，士兵成了宫廷佞臣，政治家成了阿谀奉承之人；行动的拳头和机遇那神秘的触角不再使人成为高官，倒是温软的女人的手在馈赠着宠信和仁慈。公共生活停滞了，变得肤浅了。事件的浪花平息下来，成了一潭静水。世界再也不能用武器来征服了。对个别人来说拿破仑是个榜样，对许许多多的人来说他则是个鉴戒。于是只剩下了艺术。巴尔扎克开始写作了。但不像别人那样为了积聚钱财，自娱自乐，填充书架，成为街谈巷议的对象；他渴望的不是文学中的元帅权杖，而是皇冠。在一个小阁楼里他开始动手了。他以陌生的名字写下了第一批长篇小说，似乎是在试验自己的力量。这还不是战争，只是一次战争游戏，是军事演习，而不是战役。然而他对自己的成功并不满意，既得的一切无法令他满足。于是他毅然抛却了这项手工劳动，干了三、四年别的职业。他在一个公证人的办公室里作起了书记官，观察着，看着，享受着，以

---

\* 指诗人歌德。

目光洞察着世界。此后他再次开始了：但这次是带着追求全部的强大意志，带着那种巨大的、狂热的贪欲开始的。这贪欲无视个别、外表、现象和所有被剥离的东西，而只想把握那大幅度旋转着的東西，只想窃听原冲动那神秘的齿轮组的运转。从事件的混合饮料中获取纯净成份，从一团乱糟糟的数字中得出总和，从咆哮中听取和谐，从五光十色的生活中提炼精华，将整个世界都挤入他的蒸馏瓶，进行重新塑造，“简略地说”<sup>\*</sup>：这便是他的目的。但生活的多姿多彩又不能遭受丝毫损失。要将这无限压缩为有限，这无可企及的压缩为于人可行的，只有一个可能：简化。他的全部力量都在众多的现象中进行精简、筛选，无足轻重的都留在筛子上，漏下去的便只有纯粹而有价值的形式了。而随后将这些零散的个别形式紧握在他灼热的双手中，将它们无比纷繁的显现纳入一个形象的、一目了然的体系，就像林耐将亿万植物归为一个有限的概览之中，化学家将无数的化合物分解为若干元素一样。——这便是他的野心所在。而他之所以简化世界，就是为了对它进行控制。受到逼迫的世界被他关入了《人间喜剧》这个巨大的监牢里。通过这一蒸馏的过程，他笔下的人物永远都是典型，都是一个群体的性格总结。这个群体的一切多余与不足道的东西都被一个强大无比的艺术意志剔除掉了。他将行政上的集中制度引入了文学，实现了高度浓缩。他像拿破仑一样将法兰西变成了世界的圆周，将巴黎变成了圆心。在这个圆圈里面，在巴黎自身内，他又画了若干个圆，贵族、神职人员、工人、诗人、艺术

\* 原文为法文。